











宗伯集卷之六

北海馮

琦用韞著

晉江李廷機爾張校

門人莊天合

李騰芳全輯

書牘

答王荆翁老師贈言書

自王給諫建議後視篆而得予假未嘗有也講僚得給驛賜金幣已為異數至於塵 詔肯定期程前此



未有也詞林贈別上煩元宰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  
詞隻韻若夫連篇盈軸又親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  
也近世贈言不過誇詡遭遇與夫悵別道故之詞若  
夫談涉世之難盡舉生平夷險榮枯悲歡夢覺之境  
以相告而憂其相靡相忌前此未有也語曰無言不  
酬無德不報夫士之相與在相知心耳言感則已淺  
言酬言報則又淺雖然以吾師披腹心教我我獨匿  
意隱情無一言半詞相別夫乃以我為非人也頃者  
吾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廷諍

此背水陣法也言不聽而諍諍不已而以去就決之  
此如駿馬下坡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當以此事決  
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事在持之堅定而不  
在處之決裂即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為勸解之詞  
則易為決絕之詞則難隋文帝曰吾於高顛勝兒子  
比其去冥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建  
儲大典不出於上而決策於下在人主必不安處人  
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之逆鱗而激之  
以不為又激成宮闈騎虎之勢而使不得為其為



社稷計不完今第宜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為太子死之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詞彌順以俟上之裁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大善不則請預教皇長子即兩皇子並出亦須明立等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倫序儲雖未立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為老師之退著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亦無忘君國明決忠厚人臣皆合如此而况受恩深重禮絕群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意其必成

以為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為名據事理守典章款款朴忠正不須文聖經賢傳如臨古法帖一筆似即一筆佳全體似即全體佳矣是事也成天下誰復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以此紛紛之說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為老師畧陳其槩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浚事於時上成其勢下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為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屏斥忠謹登用人心國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



而下之為議論者始敗於是天下猷異同之議習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者內天下異同之論乃復益起至己丑之冬而下之為議論者復勝則又排擊不已角立而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不久其勢復勝同為異根異為同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相軋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未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則苦蘆也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而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為病後

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血氣未嘗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相與語是非耳何讎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即為火病病已則復為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脩其本以服之天下私邪惟公以服之天下偽邪惟真公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兩目難以視衆鳥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于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竊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



者八九就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熾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量天下推以為赤幟而比遂見疑於悠悠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傳會以見其親以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裁節文義更易訓詁即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兩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既傳聲彼又躡影影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

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但不形於章奏亦願致慎於口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古之慎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虛身在事內則歸之功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廢興詢備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傳構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銷亦且海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徃徃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即漸無事矣此



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蒙不開即前嫌漸弭譬之作  
文已盡必有問答以為波瀾若無波瀾勢將自止夫  
相猶的也射名者趨焉射利者趨焉相猶舟也順風  
者乘焉逆風者乘焉言法便者與言法不便者皆有  
所挹取于我者也言便者與不便者為兩敵我居其  
一即在兩敵之內言便者以附我為利言不便者以  
抗我為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我獨受其弊  
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為勝而用獨  
所以為不敗卻克破齊王剪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鴛

出入萬衆單鎗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  
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  
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之久勢必得衆我在  
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內者皆來  
取衷而我持其衡我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  
物自附矣內閣之有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也  
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失吳君之吳也若迫  
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  
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



惟夫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天子者況乃彌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既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題覆而不能使一內閣能票擬而不能使下即不知大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見于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下凜凜憚以身試斧鉞而以其家為撲滿故猶惕而未即逞至於後世無前之英明有前之隔絕而為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痞疾也膚之內膜之外針鍼藥餌之所不及以肥其

奉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比侍老師仰屋而嘆煬竈意念淡矣此顛勢成如虎未成如兔搏兔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師手一矢臂一鶚可伺隙而取也戊子之後則幾如搏虎建旗鼓聚卒徒雖有千群萬騎僅以當一矢一鶚之用反以震驚山靈躡藉士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即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既以同聲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君側



之惡者必上憑主斷下仗公論而中乘其相疑之勢  
董澤之蒲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  
不為一為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迺可以濟惟老師  
審圖之凡門生所陳只論事理未必盡合事機又涉  
世之日淺所見僅十餘年事遂欲引而伸之以槩其  
餘故多所不合昔有見豕白頭而上獻至河東見豕  
頭盡白乃始默然而慚以門生之愚而謬陳說于老  
師之側不自知其為遼東豕也雖然其意則忠矣

上王相公論三王並封書

伏見三王並封事詔文深切群臣引誼廷爭群疑必  
不可解而所疑又不敢出于口上心必不可回而  
又不能以其心取信于天下其所稱引以為詞者皆  
其意之所寄而非其意也相抗相激恐遂成大禮之  
續中間調停區畫惟老師在而老師苦心亦復不白  
數日以來紛紛藉藉不忍聽聞門生在諸弟子中最  
少最不肯受知遇最深欲效一得之愚以佐未議而  
未知所出竊謂君父尊親宮闈微曖皆臣子所不忍



疑與不敢疑然而終不能解者何也群臣屢請而屢格明旨屢下而屢更其更彌多其詞彌順而持之彌急彌峻顯若有意為之者且夫長不立以待中宮也中宮息罷賜予遠出貴妃下即中宮之父視貴妃父卹典何如哉遲遲于捐數百金葬其已死之父而虛東宮以待其未生之子此廷臣之所為疑也今日有嫡立嫡無嫡立長雖是至理至情而羣臣深憂過計終不能已何者長幼不可為而嫡庶可為也肅皇帝時方皇后不自九嬪進中宮乎幸而景王

非方皇后子使景王而方后子也則嫡庶宜何論焉羣臣所憂所疑實在于此即使萬無可疑而三五並封亦不能無後患古者豫建太子非獨蚤端蒙養亦以杜息爭端彼自襁褓而受冊若生而為太子生而為諸王者故其意消而爭息今遲之數年而諸皇子知識漸廣血氣方剛少既逼長長亦疑少小人窺之傳構語言傳會形跡分左右袒使水火爭雖父子之間亦可以得志苟可以携其入必其主上不能自必而老師安能必之于上乎今庶人百金之產兄弟



不憚破家而訟士大夫爭一官半級相構陷者不可  
勝數况于至尊至貴而不早為定分安得無如逐兔  
之說乎一定之中猶有不定不定之中何所不有即  
使萬無他虞而傳之後世亦自不可為法夫嫡一而  
已六宮盡庶也故人君有嫡子常少無嫡子常多如  
今日之法則人君有東宮者常少而無東宮者常多  
高成而下以嫡立者有幾繩以今法則從此以前  
皆不當有冊立事矣從此以後亦不復有冊立事矣  
二百年之家法千萬世之國典在此舉也且庸君作

事後世猶有矯其非者若英主行之便為後法令後  
世之主盡英明如今日可也春秋禹盛如今日可也  
以中庸之主讓英明之跡必為福以衰遲之主讓鼎  
盛之跡必為禍 世廟時二王與 莊敬太子同日  
受冊今猶援以為例況明有三王並封事而後世不  
為法者乎有引此為法而不長亂者乎今夫士庶人  
多子中猶不能無偏愛或至私藏以遺之語曰丈夫  
亦愛少子乎毋愛者子抱故懸位以待其所愛中主  
所甚便也中有甚便而又引英主以藉口羣臣欲開



一言可淦乎悠悠道路之言皆歸咎老師平者謂不能引誼匡正而刻者遂無所不此擬不佞竊悲老師以忠諒素節調停苦心而被此名于天下也凡士大夫私語與眾語異眾語多平私語多刻事在是非間則直從其非過在輕重間則且從其重積獨而成眾積私而成公積一時而成萬世當吾世而不見白後誰復能明之者蔡襄之疏未必有也微大臣力救則其禍不可測萬一時異世改形跡故在一夫開說百口難分得無為子孫憂乎夫二王並封始未嘗不操兩端而後乃始定大業歸裕王天也假令今日事終如裕王則子孫不可測之禍也終不如裕王則千秋不可滅之名也老師何不超然改圖布所失于天下與百僚併力廷諍請仍行二十一年冊立之旨事成功在宗社事不成亦有以自白日月之更何損于明改過不吝彌見盛德事至今日已不能無悔過此恐遂不可悔惟老師留意無忽



寄申相公老師

夫某海濱賤士耳老師拔之疇伍而登進之又拔之  
疇伍而置之館局又自館局掄侍講幄某在門士中  
最少最不肯而被知遇最深恩德最渥十五年來未  
有涓流纖土仰酬高厚獨有一念朝宗仰止之私日  
在紫閣絳帷之側耳老師德致中和政行寬大其幹  
旋在密勿其培養在元氣天下國家並受其福一旦  
釋重負而高謝歛神功于窳若巖居川觀振衣千仞  
其視塵埃野馬不足復溷靈府惟是明主之眷蒼生



之望天下有所疑而未釋老師有所欲為而未竟恐未得久為東山卧也頃者悠悠之談遠者習誣者之言而未悉老師之言近者悉其言而未明其意悉其意而未覩其效蓋自古父子之間未有人臣可以力爭而得者也天下之患養成與激成者正半若事英明之主則不患其養而患其激獨可以從容轉動而微防其不然真見不然然後以死守之耳竊觀老師之意蓋以正直為體而以委曲為用顧天下之疑已叢于我雖有欲為之志未能明吾意而收其效即後

世誰當知之者願吾師一出而定

皇儲之是非然

後茹芝商山未晚也歷觀古來通患莫大于君疑其臣君輕其臣而今皆有之單門圭竇而亦可以難為其上名節毀矣體貌輕矣使人主孤立獨任而無所信嚮大臣凜上身之不保何以規切人主且政事皆在六部而政機在內閣內閣輕則政機旁落而羣臣無所稟裁人主未必躬攬六部又難統一朝廷大權安所歸乎令內外之臣皆如今日可也異日者內可徑請于外外可以徑結于內外內可以相通而內閣



為贅員天下之禍從此始矣愚妄以為上下之情欲通內外之實欲塞而通之塞之之機皆在內閣正德之季閣臣不得稱重矣自永嘉相而君臣始親機務始一人謂永嘉奪館閣之權而不知館閣得永嘉始重也永嘉蓋嘗暫歸而屢召其在今日上所親信安近莫如老師願老師早膺特召再入中書以副主上之眷以收天下之望斷宗社之計重機務之體門牆下士不勝懸切伏辱賜書故敢具陳其意惟老師恕其狂簡而教之

答山陰相公

黃扉三疏照映千古夫睹事不可而諫三諫不入而去使朝廷知有不愛爵祿之臣天下後世知朝廷有守禮義明進退之臣此其為身輕於一羽而為國重於九鼎不知者乃更以為激近世以來務為先意承志結納左右遇事不匡正不得已一言以塞責其自解則曰不不然而天下習見亦為當然一旦有獻替匡維之事人主大不能堪而天下亦遂以為大異夫裂麻焚詔何人哉今時不見古人事已久矣欲受



知人主不得不事左右事左右不得不營賄賂而說者且為之解曰枉尺直尋嗟乎尺則枉矣或直尋或直尺或直寸或無所直所直不可知而所枉則真枉矣天下之患常在重去官而輕去國重去官使人主之心厭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誰能去之輕去國使人主之心離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豈無他人而以此要我也此兩者誠不能無過不及之病而要之今人之所謂過古人之所謂常庸人之所謂過聖賢人之所謂常合則留不合則去進以禮退以義人臣

故當以王陵為正耳今上下隔絕中外困窮降胡小卒據土地僭名字戍守從征之士亦時時呼謾而挾賜予璧之絲然一絲不得其緒則亂一絲亂則衆絲從之亂久則遂不可解唐之季世是已事勢至此而群臣尚不得一望上之清光不務擇將但務多將不務必勝但務必進舉棋不定當局全迷棟橈崩僑將壑焉閣下雖高謝人寰而係心宗國諸公如有咨籌策者當不廢新令尹之告耳手教知已抵舍途次安穩僕夫無恙不勝欣慰士大夫所同願者惟朝廷



無棄正人正人早還朝廷則天下事尚可冀也率爾  
占對不盡欲吐

寄山陰王相公

自閣下歸後世事凡幾更矣大抵持正易激持祿易  
隨以激繼激益慷慨論列前與後相逢而禍益烈如  
東漢以杜喬繼李固以陳蕃繼黃瓊是已以隨繼激  
惟人主所欲為噤不敢出一語人主以為忠順無忤  
遂謂人臣禮合如此而恨前之激者益深如以孔光  
繼王嘉以胡廣繼杜喬是已自三年以來士大夫遇  
事輒言甚或求多於事之外及雷霆一摧折而向之  
激昂者一變為緘默再變為巽懦緘默巽懦不過不



言而已勢又將變而言言則順人主意向承權貴風  
旨宇宙之大無所不有矣即如部署執持亦有太過  
不近人情者執持而見絀亦將變而詭隨無復有為  
國家守法者大畧其言其執皆謂可以得名名可以  
得官及見摧折不已漸成禁錮名不可以得官則名  
亦非所恤不但緘口結舌之風成抑且塗面裸形之  
事出矣往時小臣喜攻大臣大臣急於自保故大臣  
惟患小臣之有言小臣惟恨大臣之有權今言與權  
兩去大臣與小臣兩絀舉盤厄而奉之中人誰實為

之 主上聰明神聖誰敢奸法然上太威嚴下太隔  
絕有獨斷無兼聽五官之計寧能日聽悉覽左右乃  
更陰陽上下而操其從吏激發之術則今日之獨斷  
恐更成後日之旁落耳夫破的者矢發矢者弦發弦  
者决飲決者指弦雖有待而發然矢實出於弦今群  
然一詞盡歸之決與指更不關弦矢事官儼然坐堂  
皇而謂發蹤由吏則官豈有不怒者夫惟怒可以不  
案事之虛實不論情之輕重使人主自與言者為敵  
而已之事可以不問不辯故奸人嘗欲激人主之怒



而言者適中其所深忌以受攻者所以愈急而愈親  
攻之者彌衆而彌相蹈藉者也往歲閣部相持大臣  
言官相爭一切斥逐禁錮之事濬其流而揚其波今  
日言官部司幾空署矣豈遂無槩其中而僅一疏一  
揭以塞觀聽是衆之所非扶衆之所摧衆之所摧政  
地不能芘也勢不能無借援于內內又借策于外中  
外之黨合結納之形成將來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于  
相雖欲開一言可得乎夫天下未嘗無異事也患在  
以異為常當其異也且疑且駭及其習以為常視為

固然而後因循漸漬以至于亂往時中旨用陪推者  
以為異今以為常往時一缺遲月餘不補以為異今  
空其官逾年以為常往時逐一言官羣起而爭今連  
翩去國數十人以為常往時言官因論人而去所論  
者跋踏不寧上疏力救今以危詞激上怒逐十餘  
人而恬然安之以為常往時朝政有缺失皆責備輔  
臣以為不言言矣又以為不力今相習為依阿澆忍  
容容自保以為常以前可驚可愕今皆以為常事無  
足異而又有異者繼之竊恐後日又以今日為不奇



而出於今日之外則愚未敢料事之所竟也上下隔  
矣政本輕矣言路塞矣法宮中之獨有左右左右亦  
人人自危毛髮淅灑重足而立 至尊孤立於上而  
大臣未有焦勞為國家忠計者近獨見一疏耳朝廷  
置公卿輔弼而直言乃出一中人殆魯連所謂三晉  
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要之數年以來前持正而  
稍激今持祿而稍隨今昔相提而論則後彌見其順  
而前彌見其忤所以久安而閣下一去至今未復  
也自入都來常懷歸計於時事不復措意遂成三緘

聊為閣下一吐所見聞亦以當一夕坐談耳



賀陳玉壘相公

榮膺 帝簡晉位台司仰惟樞斗之階即是箕裘之  
緒是父是子 本朝所無即前代世臣多由族望老  
伯用宏才碩德致位機衡韋平王謝未足擬也然而  
不肖不敢以為賀不肖所為賀者乃在上格 主心  
外弭邊釁而中消士大夫異同之端非閣下不可夫  
上深居簡出久矣無論六卿庶職即細旃廣廈何曾  
一望清塵數年之前朝夕納誨虛已以聽者惟閣下  
在耳由舊學則眷遇易深憑舊知則籌策易信泰交



巷遇意者在茲此不肖所為賀者一也倭虜之篡似已漸開鋒未交于原野之間議已戰于堂皇之上比年侍左右促席抵掌無所不談雖復千里之外了如借籌聚米竊計明能見事斷能持之無以易閣下雖使海氛揚波胡風吹塵而大賢在事自當折之樽俎制之縉縑此不肖所為賀者二也近日士夫異同已分是非互執驅天下之才不為國家脩政立事之用而盡用之是非同異來諭所謂跡若因公情實難測其照物情朗如懸鑑矣今日要務莫若默消兩岐之

釁鼓舞天下人才宣力于國程能于官而欲消兩岐之釁則必身在兩岐之外閣下自來于是非曲直一無所染如人坐堂上在曲直外而可以曲曲直直併可以化曲為直平康正直之世行將見之此不肖所為賀者三也由前言之則前人所無而閣下所有也由後言之則今人所難而閣下所易也然不肖所為賀者在此不在彼聞命以來不勝彈冠之慶獨以僻處海隅無由從百僚班見之後又以身在予告不敢遣力入都謹因房公齋捧之便一布私款遙瞻台曜



第有神驅

鴻瑋文集

六卷

荅蕭漢冲司成

吾丈以紉蘭之姿抱當門之忌竟為脩却所中鴻冥  
龍卧而網羅尚設亦甚矣世之為議也第以今日上  
下否隔糝政亟行謁帝既難憂天頗劇與其為折足  
之鼎無寧為衛足之葵矧太翁年踰釣璜公子才稱  
抱玉丈即散髮扁舟為五湖長亦自宇宙完人况浮  
議易消公平具在暨淹漢渚終作商霖恐不免捉謝  
安之鼻勿遽謂洗許由之耳也從龍遠來具聞動定  
舟泊水次宅枕山岡辟疆之園常開廷尉之羅未設



坐有問竒之客庭設景范之倉恨不卧遊第有神往  
耳弟姿顛蒲輕身同樗病比得稚子粗慰慈闈若既  
有子而求官是謂得隴而望蜀儻藉口捧檄忍心絕  
裾人且謂何心安自恕時事大異宜付高賢來諭所  
期未敢聞命為報知己遠隔天涯瞻望停雲永懷舊  
兩心目俱盡筆扎難宣

荅邢崑由經畧

伏承翰扎具悉行師次第真如聚米而談虜在目中  
矣大畧今日之事兩言而決耳前殺土人宜用土官  
法後殺漢人當用漢法前日招之來則來責以勘則  
勘有何逆謀遽至議勘及至抗拒王師殺人數百乃  
欲臨勘一勘苟且了事彼弱則誅彼強則宥罪小則  
誅罪大則宥不但土夷羊犬益增驕悍亦恐草澤英  
雄以此窺人此則紀綱為重勞費皆勿論矣勘勘原  
是兩事然非勘不足決勘之機非勘不足完勘之局



彼坐恃險阻未必死出勘即恐誘執而死守則生勘則死何苦而孰死若見我有必勦之形彼有必敗之勢形勢已見支黨相疑出勘即禍輕待勦即禍重開以大信理可受降所謂以勦決勘之機者也崎嶇難以驟攻久持亦苦難繼近持馭夷者以戰始以款終討賊者以勦始以撫終多由事勢不得不爾彼既知非勦不足以退師我亦謂非勘不足以存體如文成之處蘇受受其生降薄示處分受降以順土官之情薄處以明中國之法所謂以勘完勦之局者也惟號

令肅則其氣奪處置當則其心服震以雷霆之威諭以丹青之信土司自當効用黨與自當離心殺馮悖者即黃防誅劉稹者即郭誼酋不出勘內變作矣決機忌遲用間忌早自古遊說離間二法皆借外之兵勢為之兵力大集成敗已形我外勢強彼內勢急然後說之可下間之可離自守之虜道里險遠正須以久制之立意在久乃可以速若求速則有利鈍成敗不萬全矣伐謀為上浪戰為下此意當先說明直以身任破賊則朝廷之上議論自省徃時經畧諸公所



以多議者正苦金城方畧未明悉耳設兩贊畫未為失策可以合而共謀可以分而集事可以督察地方官為耳目地方官不相宜者可即以其人奏代之安見其非計而言者指為敝規乎大疏入京士夫見諭賊之檄皆以為必可成功不佞第執簡以書戡定之烈耳使旋草草布復方在師中不敢及寒溫語

荅邢崑田中丞

臺下起自田間受兵戎之寄三鎮事皆完于制府制府所為參籌策佐戎政者惟陽和憲使名雖憲使實不減一中丞行且真拜中丞矣不佞不敢以世講至戚私有彈冠之喜喜國家得鎖鑰之臣耳今其肅泐隴之間蕭然苦虜矣邊臣上疏請戰以示武于衆廷臣紛然建議欲興問罪之師以不練之將御不教之兵持枵腹操鈍械用百戰百不勝之術以與虜爭一旦之命此皆足不涉邊地而欲空喝高步以自矜厲



者也當議貢市時以為得三五年無事我可以有備  
入已廿年矣所為備者安在假令河西諸鎮有備可  
恃有威可振虜宜不敢桀驁至此即桀驁亦或有以  
制之而今直為此凜凜也河西恐終未能絕虜即河  
西絕宣大貢市未宜與虜隙也匹夫之鬪旁解者亦  
且剛且柔以為權豈有以一枝之變遽聲各部落之  
罪以一鎮之急遽罷各邊鎮之貢者哉大抵今日之  
事不可有必戰之事不可無必戰之心要在緩急之  
而急脩備令異日足為扞蔽耳宣大三年無事然

事乃可為備若有事則用之非備之矣今之任事既  
非始議之人後之當難又非今任事之人日復一日  
天下事誰當任者門下官河西久今又執憲塞上諸  
虜情形九邊緩急知有必然之畫其雖書生願一聞  
之以壯心魄耳



寄王春元辰王

小佞歸始聞師母之訃兄本純孝悼心摧骨何可道  
者吾師年逾六袞起居倍當念也送往事居內外一  
身耳願丈自愛以安老師越在海上不知師母以何  
時葬按會而誅不至不肖其首也即幸而寬我我獨  
何以自安乎不肖出情事吾丈所悉上於群臣無所  
不摧折而不肖所蒙恩紀應時輒允其欲得一當以  
報如癯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力不難出於已難在  
有益於國耳出既無所濟家弟學亦漸落出亦愁入



亦愁眼望洋而心懸旌頭鬚已半白矣凡世上悲喜  
苦樂亦自關人福澤不問何官何事不肖於老師一  
無所肖似獨憂國一念頗近之自朝至春未有伸眉  
開頤時也年來多病比日神裏恍惚常恐微効未展  
霜露間之上負 主恩下負知己以斯為恨耳孝與  
以明經薦落落乃爾然已兩孫不肖始得一子孱弱  
不如其女官次雖達了不為人益也有便幸以近况  
示我

### 答李大將軍

武闡竣事即聞捷音此 九廟神靈所想望也逆賊  
授首天下驕軍悍卒破膽不敢復謀虜亦畏我兵力  
不敢復入塞而我乘大勝之後又可以自振厲而東  
破倭此舉係中國強弱之機豈但功在一鎮而已雖  
金石所載丹青所圖何以過門下門下功已盡美矣  
盡善矣願更圖所以居功者



答左海樓年兄

遠承手教幾如面談且以喜慰且以感慨披誦疏草  
具悉遠畧忠臣憂國獻畝不忘意義甚盛再三等之  
欲上復止盖因建言而謫官則可已謫官而建言則  
不可悠悠世情相猜相忌彼將以我為沽名彼將以  
我為好事彼將以我為可已而不已彼將以我為有  
所蓋于前而有所邀于後縱使言中機宜事應措置  
傳之四方能讀至終篇熟計利病者幾人曉人讀之  
將賞其言疑其心不曉人讀之將疑其心併廢其言



且倭奴事在海外終難懸斷兵事多變呼吸萬端安能一一盡合疏中與當事合者則已申飭矣與當事不合者又必不肯見聽謫官如胡少參范僉憲李主政支別駕皆有疏來或止而未上或上而不覆士夫相目以為套數如文深謀遠畧計畫誠足採第恐當事未能畢舉群策取人于形跡之外耳辯搢云云弟所具悉我聞有命不敢告人怨毒之于人深矣太上能置之其次能報之其次能忍之置之者出于常情外者也以常情論之強則報之弱則忍之若不能強

不能弱不能報又不能忍無損于敵而徒深其怨則將焉用之今有人於此相忿也攘臂而起我能勝則應之彼將勢屈而不來不能勝則勿應彼亦將意銷而不來今我之勢既未能控拳搏戟與之交捩而徒以惡聲相加是樹敵而益之攻也無害于彼而有不利于我古云遵養時晦正在此時處天下事當靜當緩久即自明我動則人將以動為我罪我急則又以急為我罪在人者我安能必只可自保此心以待天之自定耳弟以平心看事理寔是如此非謂身在事



外故為此不關痛癢語也惟文察之

荅夏仁寰開府

久仰風猷末由披對遠承翰教孳孳為地方計至勤也人臣值時事艱難屢請不能得且當就時勢量為調停使無及于亂而可以待上之覺悟亦中策也包稅最便第使撫按總歛而付之中官為費少而中官之權輕使中官自歛於府縣府縣自解於中官為費多而中官之權重若得撫按徵收中官解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百姓之苦可減一半矣程令敬聞教鄧少宰實學真品人倫師表生既不究其用歿後恩卹



洪瑛補文集 六卷  
十一  
當破例從厚無疑也

答韓惺字中丞

臺下擁旄建節為國干城東制強倭北禦黠虜莫安  
巨鎮勛勩誰先凡我同袍與被其寵矣來諭謂東事  
不了只因和之一字誤之自非親見灼知何以洞悉  
若此古人或用和以弭兵或因和而召兵求和自我  
彼已見輕外與之約而朝議不應外不能不和而內  
必不和掣襟露肘彼將執以為詞其無乃欲弭兵而  
反以召之彼不進不退久留而不動此兵法之所謹  
備也臺下光奉簡書專閫以外下可與制府決策上



可為朝廷別白言之廓清之烈第謹橐筆以書

答姜肖鳳

承示邊事具悉憂國之懷持論確中事機時流不易  
得也大畧西事賊所仗者虜耳故事虜報動以數萬  
今聲言三千騎以此知虜原不多假令虜多精騎自  
足何煩城中給鎧仗且令其下胡服以惑我耶魏公  
負一世之望而不能使其眾誓師之日遂有違言心  
顛執冰事同使鶴驅之則怨賞之則驕兼恐所憂不  
獨在寧夏耳今將出師忽行忽止重為此輩觀笑將  
及監軍皆顯有輕部心且已明言非魏某所能辦未



戰則爭事已戰則爭功重重垂刺豈有同心共濟之  
理以至使捨首諭套虜尤為可笑虜與我有何親何  
厚不乘機為亂足矣乃欲其為我定亂耶我有亂不  
能定而厚求於虜以明示以輕弱所幸者虜中無人  
與無策耳近地招軍易於遠道請救來教良是見當  
事者即具以語之

荅馮開之

弟以苦情真病原非避名而未荷允俞轉見逼迫再  
疏已發不知可得請否進退無據笑啼兩難待命長  
白畧同浮繫忽承翰教真如他鄉故知久別暫面開  
緘莞爾讀罷悵然足下姓馮弟亦姓馮足下視篆弟  
亦視篆足下頭白弟亦頭白惟足下幼子幼孫擁戲  
膝前與夫清夜歸來擾儂不睡以兩事霄壤耳來教  
誨以禪理一死生齊得喪回能不敏請事於斯第恐  
障深業重未能一切解脫聊藉足下食芹之甘一浣



茹荼之惻耳綺羅之惠何減縞帶敬拜賜矣資洽通  
鑑及新刻北史各覓一部見與弟於諸書皆已閉目  
不觀惟通鑑尚未相絕故是天下要物獨無奈其糗  
糊足下有意新否南雍課選國士如林王之臣大為  
足下賞識此弟楚闈所取士也一別五年深詣乃爾  
今猶在南中否先叔祖樂府七冊寄覽趙相國報書  
謹頌訖附復

與張惺字邑宰

表貞一事仰荷轉懇即九原有知兩母且不朽矣吳  
公有意乎門下之言而未深信不佞也謂節義之人  
沒於孤寒而表於後之有達人者恐無以示公以其  
持議甚正執法甚嚴不佞誠私心伏之顧所謂後之  
達人者獨子若孫人情迫切獨為其父母與大父母  
耳其厚者亦不過庇及兄弟兄弟子則遠矣兄弟子  
之子則又遠外家異姓則又遠處遼遠之勢而腐心  
焦思以為踈屬外氏邀死後虛名門下以為此人情



乎其又飾詞說罔事實以自墮貞士之行為也先叔  
祖母守節五十年無子然之嗣往來寄食諸子姪家  
煢煢而無所歸處外母奉一老母與一弱女相依為  
命耳世之孤寒有逾此者乎若獨以五屬之內有一  
命之官而遂謂後有達人則是兩母之事不白徒以  
不佞故夫前以無人言之者而泯泯後以有人言之  
者而泯泯則是終無時而白也豈不悲哉不佞伯叔  
兄弟有在學者有未入學者不佞即欲邀恩澤於吳  
公祖居間言事當別有在乃獨舍近者言遠者寧負  
生者無負死者門下以為此人情乎夫惟門下知我  
傾門下更一言之兩母懿行俱在鄉評明有士民幽  
有鬼神不佞斷不敢欺天欺人欺吳公欺門下也冒  
昧瀆陳語無倫次幸惟鑒亮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六

國



